



鮑 雨 汪普慶原著
小 文改編

水乡的春天

上海文化出版社

水鄉的春天

鮑 雨 汪普慶原著

小 文改編

上海文化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根据同名影片改編的电影故事。內容是寫苏北南灣村村長为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產量，号召農民把近村的水蕩改为稻田；但不法富農为了做投机生意，繼續剝削農民，便鼓動農民把水蕩改为藕田，并拉攏上中農反对村長的正确主張。由于中農中間有些人自私自利，貪圖个人發財，隨和了富農的意見。这样，使村長的变水蕩为稻田的計劃遭受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全村展開了一場尖銳的階級斗争。最后，在党的領導和支持下，終于粉碎了富農的陰謀；同時，農民在斗争中，也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認識到團結起來，走合作化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前途。因而大家緊緊團結在党的周圍，把从来認為不能种植谷物的水蕩，改成了肥沃的稻田，并獲得了丰收。

大 鄉 雨 春 天

鮑 雨 汪普慶原著

卜 文改編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衡山路 58 弄 2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78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開本：787×1092 耗 1/32 印張：3 字數：57,000

1956年4月第1版 195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CO,001—EO,000

統一書号：T10077·209

定价：0.27 元

主要人物介紹

吉春林——南灣村村長，治淮模范，是一个精明强干的青年。

翠蓮——吉春林的妻子，邵有才的女兒。

邵有才——上升了的富裕中農，南灣村的生產委員，認識模糊，有些忘本思想。

邵大媽——邵有才的妻子，長根的母親。

陸連坤——貧農，思想比較落后，曾受富農的欺騙。

長根——邵有才的兒子，是个青年積極分子，民兵隊長。

巧英——陸連坤的女兒，長根的爱人。

富根——認識不清、思想比較落后。

王主任——供銷合作社主任，思想比較保守。

孔炳源——是一个陰險、狡猾而又惡毒的不法富農。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最高的獎賞

慕 林改編 (即出)

這是一本根據蘇聯同名影片改寫的电影故事。內容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夜，某國駐蘇聯大使館武官——國際間諜，為竊取蘇聯某教授發明的一種最新式飛機的設計圖樣，便派出了一批職業間諜和收買了一些叛徒，在各種職業的偽裝下，不擇任何手段地去接近這位老教授和他的家人，企圖伺機進行盜竊；但在強有力的蘇聯國家保衛機關和警惕的蘇聯人民面前，這批奸詐、狡猾的敵人，却始終一籌莫展；最後，在機警、勇敢、沉着、老練的保衛人員嚴密偵緝下，醜惡的敵人全部落網。負責偵緝該案的保衛人員榮獲了最高獎賞——黨和人民的信任。

天羅地網

姜 蕙改編 0.27元

本書是描寫福建沿海某城市里，潛藏着一批反革命分子，他們與山區里的殘匪勾結，企圖竊取我軍海防情報，配合蔣匪“反攻”大陸，顛覆我人民政權。終于在我公安機關周密偵察和羣衆的協助下，把潛伏的反革命分子一網打盡。

中學畢業證書

于 季改編 0.23元

描寫蘇聯一個十年級的中學生——共青團員瓦連汀，由於自恃天資聰敏，看不起同學和新來的女教師；工作不負責任，受到組織處分；後來他認識了錯誤，改正缺點，重新回到了集体的懷抱中來；在學期終了時，也光榮地拿到了中學畢業證書。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目 次

主要人物介紹

一	合作社还是不收蒲包·····	1
二	孔炳源的“机会”來了·····	4
三	邵有才上了敌人的当·····	8
四	淮河工地上的人回來了·····	13
五	生產方法不改不行·····	19
六	邵有才一心想買田·····	24
七	有人反对翻稻田·····	28
八	別鬧小孩脾气·····	38
九	合作社要为生產服务·····	44
一〇	偷鷄不着蝕了一把米·····	49
一一	不能見死不救·····	54
一二	互助互济搞起來了·····	63
一三	紙头包不住火·····	71
一四	圩子怎么塌的·····	76
一五	一定是坏分子搞鬼·····	80
一六	水落石出·····	84
一七	誰說这兒不是好地方·····	89

一 合作社还是不收蒲包

南灣村是苏北高邮、宝应、兴化三角地带一个水网地区的村庄；它和水网地区中别的村子一样：被水渠包围着，麦田里都是水，草荡也完全浸没在水里面。在这个地区，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船。

村里农民到田里去播种、收割，要坐小船，下荡割蒲草，也要坐船。即使到相隔很近，一眼看得到的邻村去，也得坐船。因此，就有人把这些村子叫做“水乡”。

南灣村全村只不过一百多户人家。所住的房子大半是草顶土墙。各家场上堆着一堆堆的编蒲包和蓆子用的蒲草，墙上挂些晒干了的鱼。因为这村子只有一小片麦田和稻田，在村后地势较高的地方。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靠打鱼、编织蒲包和打蓆子来维持生活的。

据老一辈的人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儿也是个好地方，曾经出产过颗粒饱满、金色闪闪的稻子的。后来，由于历代反动统治的腐败无能，只知道千方百计地向人民搜括钱财，二千多年来，多灾的黄河，不但没有好好加以治理，反而更加厉害。一九三三年黄河的水灾一直波及到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再

加上一九三八年蔣介石反動政府在河南鄭州附近掘開黃河南岸花園口河堤，造成黃河大改道，受災地區更加擴大了，到處是一片汪洋，常常有整個村鎮甚至整個地區被淹沒的慘事。大片大片的良田，也都被沖成一片荒野。日子一久，長了水草、蒲草、蘆葦等，變成了水蕩。

南灣村只是無數遭到黃河災害的村子中的一個。

一九五二年初春的一天，太陽漸漸西落，南灣村的傍晚顯得特別靜寂。

傍晚的夕陽照到水蕩里，頓時將水蕩里的水染成一片通紅。在淺淺的水面上，露出一叢叢的蒲草根和一些枯萎了的荷葉梗。

這時候，在草蕩里有一個精瘦的小孩子站在圓木盆里，手中舉着一根細長的竹竿，在竹竿的梢頭上，扎着一把破舊的芭蕉扇，嘴里還在“嘖，嘖”，地呼喚着一羣鴨子。

再過去一點，在淺水里站着幾個大一些的孩子，彎着腰，低着頭，在摸田螺。一雙雙塗滿污泥的小手，很靈活地將摸到的田螺投進身邊竹簍里去。天色漸漸黑下來了，大家趕緊把竹簍浸在水里，將田螺淘洗干淨，背起竹簍，各自回家去了。

打魚的人們也在紛紛收拾魚網，準備回家。這時候，陸連坤撐着一條小漁船，跟在別人后面向村子漂來。

陸連坤是村中較窮苦的一戶人家，他只有几畝蕩田，平日就靠打魚、編織蒲包和打蓆子維持生活。但儘管他家中的人如何勤勞，可是他的煙囪里還是經常冒不出煙來。

他虽然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可就是貪圖小利，夢想發財。他認為是自己的命运不好，所以才窮到这个地步。因此，他一向是安份守己地給地主干活。解放以后，他的生活虽然有了改善，但他对人民政府还是有些距离。年青的小伙子个个都活蹦乱跳地在参加各种活動，他只顧自己的小小天地：只要大人小孩有得吃、不挨凍，別的他就什么也不管。村里人都說他死落后。富農孔炳源就利用他的这个弱點，在他缺錢缺糧，或者孩子生病的時候，偷偷地借些錢給他，使他感到还有人同情他。这样，就通过他散布各种謠言。并且还要他無代價地給自己去干各种各样的活。陸連坤明明知道孔炳源不是好人，而是个“吃骨头不吐渣”的剝削鬼，可是，總覺得“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既然人家帮了忙，欠人家的情，就得乖乖地給人家做事。更何況孔炳源这个人，过去是有錢有勢，連國民党的軍官也要敬他三分。虽然，解放以后村中大权已經不歸他掌管了，可是……誰又知道以后会怎样呢？不能不留个退步，还是不得罪为妙。因此，当每次孔炳源叫他干活的時候，虽然心中不情願，但是，總是不声不响地去做，而且做得很道地。

这时候，陸連坤撑着船向村中開，心中直惦记着：合作社收不收蒲包和蓆子？要是不收，一家大小吃什么？

陸連坤的船行到村前，看見小二子和小扣子兄弟倆在水蕩里摸田螺，二人正在搶着一只小烏龜。陸連坤喊他們上了船，用力撑了几下竹篙，小船直向村口划过去。

几条小船差不多在同時靠在河灘边。陸連坤把竹篙向水

里用力一插，提了魚網和魚筐跨到岸上來。

巧英早就站在河灘邊等他們回來了。因為，供銷合作社已經不再收蓆子和蒲包了，她要告訴她爹知道。

陸連坤聽到這消息，怔了一下，急得半晌說不出話來。

跟在陸連坤后面上岸的唐老头、富根等人，聽見巧英的話都叫了起來：

“正是春荒頭上，怎么能不收包？”

“魚打得少，蒲包又不收了，叫我們怎樣過啊！”

二 孔炳源的“機會”來了

富農孔炳源是中等個兒，眉尖上有個小瘤，三角小眼睛，看起人來總是笑容滿面，可是他肚子裡的鬼主意真多。今天他在豬圈旁邊，修補坍了一段的圈牆。听得牆外河邊上的說話聲，知道了合作社不收包，頓時計上心來。

陸連坤這時正沒精打采地拖着兩條腿，怀着沉重的心情打從孔家門口走過。孔炳源就迎上幾步，裝着同情的樣子問道：“供銷合作社真的不收包了嗎？”陸連坤滿腹心事，也沒答腔。孔炳源接着說：“在春荒頭上不收蒲包，真是坑害窮人呀！啊，快來給我幫把力吧！把圈牆堆高一點。”

陸連坤雖然有一肚子心事，無處發洩。可是他不敢得罪孔炳源，不得不耐着性子從孔炳源手中接過鐵鍬來。

孔炳源支使陸連坤代替他去修圈牆以後，把帽子戴戴正，

揮了揮衣服上的灰土，搓了搓手，便向村頭的順記雜貨號走去。

孔炳源走進店堂來，就在櫃台旁邊的一張高凳上坐下。掌櫃的正坐在櫃台里算帳，把算盤珠撥得“劈列拍勒”直响，看見進來的是孔炳源，連忙站了起來招呼，隨口問：“來四兩原泡？”

孔炳源有意地說：“嚕！不喝了，都是喝酒喝窮囉！”

掌櫃的摸透了孔炳源的脾氣，順手揭開酒罈上的蓋子，打了四兩白酒盛在碗里，放在孔炳源的面前，一邊挖苦地說：

“不要哭窮了！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接着低聲地說：“聽說合作社不收包了，你為什麼不在这件事上打打主意呢？”

孔炳源假裝不知這回事，裝出一付若無其事的神情，伸手到瓶子里去取了一個咸蛋，放在櫃台板上將蛋壳磕碎。一口酒一口蛋地吃得津津有味。想了一想，慎重其事地說：

“這樣做是投機，我能做嗎？”又喝了一口酒，嘴里吐出一股芬芳的酒香氣。跟着用商量的口吻問孔一己：

“你可知道，今年有誰家要藕秧？”

“村里要藕秧的可多了，”掌櫃的低聲說，“噫，今兒個邵有才到集鎮上去，就是打听這個的，到此刻還沒有回來。我看，這個買賣能做！”

孔炳源喝着香噴噴的白酒，用咸蛋下酒，臉朝牆上貼着的“招財進寶圖”，心里直盤算：下一步該怎樣做。要能乘機撈一把，又要能不給村長吉春林這幫人抓到把柄，事情可不簡單啊！不過送上門來的好機會是不能錯過的……。掌櫃的說了

些什么話，他一句也沒聽見，只是一聲不响地在想着。

陸連坤知道孔炳源在雜貨号喝酒。等把圈牆修好，提着鉄鍬赶到順記雜貨号來向孔炳源交代一声，他好回家去。同時，他也打算再向孔炳源借些錢用。

他走進店堂，告訴孔炳源圈牆已修好了，放下鍬，預備走。孔炳源留他坐下喝酒。一边裝着關心的樣子問：

“今兒个魚打得不多不多？”

陸連坤一屁股坐在空酒罇上，臉朝着門外，有气無力地說：

“不要談了！每天只弄到几条小魚有誰要？蒲包又沒人收……”講到这里，覺得還是先打招呼的好，免得給人家逼着要更难看。“你的那筆錢……錢……”

孔炳源今天誠心要幫陸連坤的忙，因为他用得着陸連坤。要使陸連坤能夠听他的擺布，就得用錢來買通。于是，孔炳源不等陸連坤把話講完，放下酒碗，用一付誠懇的態度說：

“連坤，這筆錢不要放在心上，眼前要是過不下去，我再借給你半担谷子的錢。你家人口多，總不能全家老小都把嘴停起來呀！”

一边說着，一边从袋子里掏出一疊鈔票，數了几張遞給陸連坤說：

“喏！點一點數。”

陸連坤看看孔炳源，站起來就往外走。掌櫃的把他喊住，說：



圖1. 掌櫃的把連坤喊住說：“嗨，你就拿着吧！”

“嗨，你就拿着吧！”

陸連坤这才把錢收下。

孔炳源點點頭說：

“好，明后天，你跟我出門去跑趟生意。叫你閨女巧英到我家去幫几天忙！”

陸連坤連聲答應道：“嗯哪！”接着想了一想又說：“這錢我一時可还不起啊！”

孔炳源为了寬慰他的心，很慷慨地說：

“你就先別提还不还的事了，你回去安排安排吧，明后天我們就走，嗯！”

陸連坤點點頭，走了出去。

掌櫃的看看陸連坤走出店堂，調过头來对孔炳源說：

“这样下去，不出一年哪！押在你手里的土地証，就要过到你的戶上來了！”

孔炳源不在意地說：

“嗨，那还不是張空紙条子，能当飯吃还是能当錢花？”

正說着，只見胖胖的邵有才在店門口匆匆地走了过去。掌櫃的用目示意，指指門外对孔炳源低声地說：“有才回來了。”

孔炳源听說，慌忙把剩下的酒一口喝光，抹了抹嘴上的蛋黃，站起來朝門口走去，走到門口回头關照掌櫃的：

“我去找找他。酒錢記賬！”孔炳源說着匆匆地向門外走去。

孔炳源在路上一边走，一边想着剛才掌櫃談起的買田事：“陸連坤以前借过我三担谷子的錢，用土地証作为抵押，假如我把这些蕩田搞過來，村長吉春林和夏支書都不会答应的。可是，總不能眼看着已經到嘴的肉，放下不要。該想个兩全的办法……。嗯，有办法了，只要如此这般，不但兩面光，而且給村長吉春林一个狠狠的打擊。”想到这里，不覺笑了起來。他暗地对自己說：“对！就是这个主意！”

三 邵有才上了敌人的当

邵有才，这个在解放以后上升了的富裕中農，今年四十六歲。高高的个子，身軀相当大，留着一把鬍子，每天起早貪黑地在忙这忙那，又会刻苦省用地过日子，再加上邵大媽和兒子長根都能勞動，因此，解放几年來，他家的光景确是一年比一

年好。

他在干完活以后，常常坐在家中那張矮竹椅子上，一边抽着烟，一边想心事。他想到兒子長根應該成家了，成了家以后，孫兒孫女很快就会一个接一个地生下來，人口增添，僅靠現有的四畝多稻田、一畝半蕩田的出產是不能維持生活的。因此，他時時刻刻在打听着可有什么相巧的机会，買進二、三畝蕩田來；因为他看到去年孔炳源將蕩田翻成藕田以后，每畝收八百多斤藕，利息很厚，他也想買二畝來翻成藕田。

今天一清早起來，在餵牛的時候發現豆餅沒有了，于是，他決定趕集去買豆餅，順便打听一下藕秧的情況。他披着一件舊棉襖，头上戴着深灰色的風帽，一早就離開了家。

一到集上，他便先去協森地貨行打听藕秧有沒有現貨？怎样付款？地貨行老板告訴他：只要确定要多少担，先付一部分定洋，等以后貨送到了再付清貨款。他心想：这事得委託孔炳源代办，一來孔炳源可以墊付定洋，二來孔炳源和地貨行有多年的交易來往，錢若不湊手还可以拖欠一些時候。

邵有才从地貨行出來，買了一塊豆餅，在集鎮上也沒多耽擱，匆匆地趕回家來。在路上，只是想如何籌措買藕秧的錢和買田的錢。虽然家中存着三十万現鈔，可是，要办兩樁事情是不够的。想着想着，在上岸的時候，不小心一脚蹣進水塘，把一双鞋弄得透濕，心中非常懊惱。

邵有才進了自家的院子，一眼看見兩只鷄在門旁的簍子里搶吃晒着的糧食，他生气地用力一揮手，鷄給吓得叫着飛去了。邵大媽在后屋聽見了鷄叫，便趕了出來，看見是有才，就

問了一聲：“你回來啦。”

邵有才不喘氣，走到堂屋當中坐在矮竹椅子上，蹣一蹣濕透了的腳，沒好氣地說：

“趕快弄個火盆來烘一烘！鞋子全濕了。”

邵大媽從後屋端出一個火盆來。一邊烘鞋子，一邊對有才說：

“這幾天不收蒲包，你又老往鎮上跑，有人提意見，說你當了生產委員、合作社理事，盡忙自己的事。”

邵有才一聽，跳了起來，叫道：

“當什麼委員、理事，我不稀罕，我都辭了去！”

邵大媽沒想到有才會生這麼大的氣，安慰他說：

“看你這個脾氣，你還罵兒子脾氣不好吶！依我看呀，你和他的脾氣一樣，都是一個模子造出來的！”

邵有才懶得和她計較，就順手拿起豆餅去牛棚餵老牛去了。

在牛棚里，他拿出一個木盆，將豆餅弄碎放在木盆里，用手攪拌了一下，輕輕放在牛槽里。

這時候，孔炳源喝得滿臉通紅的走進了邵家院子。四下望了望，一眼看到有才在牛棚里，喊了一聲：“有才哥！”便走了過去。

邵有才正在餵老牛，忽然聽得有人叫，回頭一看是孔炳源，心想關於藕秧的事，正打算明天去找孔炳源商量的，他現在來了，不是更好嗎？可是，臉上卻故意裝作冷淡的樣子，招呼孔炳源進堂屋里坐。

孔炳源一边走一边問：“你今天上鎮上去啦？……是買藕秧去的吧？”

邵有才不露神色地回答說：

“村上有几家要買藕秧，我是生產委員，不能不給他們操操心呀。”

孔炳源遞了一支香烟給有才，一邊點着头表示贊同地說：

“對！翻改藕田，這是發展生產嘛！藕田利息大，去年我一畝田收了八百斤啊！”

孔炳源知道有才也想翻藕田，故意追問說：

“有才哥，你干么不翻它几畝？你生產上有辦法，收成也許不止八百斤哩！”

有才接過香烟，走到桌旁拿起旱烟桿，把香烟插進烟鍋里。孔炳源大獻慇懃，趕過來給他點火，自己也點了一根香烟。兩人對坐着，默默無言地吸了一会烟。

有才吸着烟，慢吞吞地說：

“我嘛！翻也想翻……”

孔炳源馬上接下去說：“你翻我准幫忙，你家勞動力強，依我看，要翻就多翻它几畝！”說着湊近有才耳邊，悄悄地說：“有才哥，有個好當口，我要挑挑你！”說到這兒故意不說下去，看有才的反應如何。

有才聽說有好當口，沉不住氣地問：“什麼當口？”

孔炳源看時機成熟了，便從懷里掏出一張土地証放在桌子上，說：

“有一家人家斷了糧，他托我把它賣掉！就在我田的隔壁，